

二種新一謂衣體是新二謂新從他得此中
新者謂是新衣衣有七種具如上說青者謂
青色泥者謂赤石赤者謂樹赤皮染壞色者
謂壞其白色若不染壞而受用者得罪同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諸苾芻得新衣於三
種色中不隨一而壞者皆得墮罪無犯者謂

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九 益九

寘音慾計反計七小 訣音誓計音誦音步音簷音非音盈音戶音逐音尺音刺音達音懊音烏告讀音讀音跋音窯音下音蒲末反音澍音枯音涸音鶴音緝音亦作葺音鼓音非音鼓音桃音迄音許音瓦音汲音引音禪音愆音去音韋音盟音要音下音明音逸音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 益十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捉寶學處第五十九

尔時薄伽梵在王舍城鷲峯山於日初分執
持衣鉢下鷲峯山入城乞食將尊者阿難陀
以爲侍者于時遇天大雨水蕩崖崩見劫初

人所安伏藏光色晃曜世尊告阿難陀曰汝
應觀此是大黑蛇是大害毒阿難陀曰是可
畏毒作是語時去斯不遠有一貧人常採根
果以自活命聞稱毒聲便生是念我試往觀
所云害毒其狀如何勿令於夜螫害於我既
至其所見是伏藏光彩外發于時貧人見已

欣喜竊生是念願此毒蛇恒蟄於我父母妻
子所有眷屬亦不辭痛遂將葉蓋細細持歸
漸興宅舍以供衣食共諸親族隨意受用便
大富盛時未生怨王弑父自立便令使者徧
觀國邑誰有多財時彼使人見得伏藏者舍
宅昌熾衣食豐盈奴婢牛羊有異常日便問
之曰汝於昔時貧無衣食何故今日忽然富
盛豈非竊得王家伏藏耶即便執捉送至王
所王便問曰汝今卒富得我伏藏耶彼便拒
諱王曰此違我命准法當死所有眷屬並收
繫獄此應斷命時彼獄官即將其人欲往刑
戮於其路中作如是語阿難陀此是大黑蛇

是大害毒阿難陀曰是可畏毒然王國法將刑之人所有語言必須反奏見是語已即白王知王曰可喚將來既至王所王自問曰汝所言有何義理彼入具陳昔事王於爾時於世尊所創發信心問彼人曰咄男子汝信佛語答言大王我實深信時王聞已淚落霑衣報彼人曰此物與汝眷屬皆放時彼男子既得脫已喜不自勝作如是念我之所以所有富盛家業皆由世尊之所致也我今宜應禮世尊足請佛僧衆就舍而食廣說乃至食已聞法即於座上見四諦法獲預流果廣如餘說此是緣起尚未制戒

佛在王舍城鷲峯山時鄖波難陀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於路見教射人不申禮敬巡家漸次至教射堂中見無師主唯有諸徒鄖波難陀告諸人曰汝等學射徒費日功未能成就即自執弓箭左右而射放箭皆中告言汝等當覓上好師匠而學技能鄖波難

陀告已而出時彼射師還至堂中諸人見時不致恭敬問曰汝等何故傲慢異常諸人報曰我發生業欲學技能看此形勢似空費日師問其故諸人具以事荅師聞語已便往寺中覓鄖波難陀見已禮足作如是語阿遮利耶斯乃是我活命之緣幸願慈悲勿相破壞鄖波難陀報言癡人弓射之術是我技能汝將活命無束脩禮其人禮而謝曰事已往者請勿致責自今已去謹隨上命即便貨賣教射之具所得之物送與鄖波難陀至射堂中憂懷而住親友見問何故憂愁彼以事荅時人聞已便生譏議沙門釋子所作非法云何今他教射之人遂至貧乏此亦緣起尚未制戒緣起同前入城乞食時鄖波難陀乃至巡家至教樂堂中見師不在自取樂器具奏八音廣說如前乃至其人貲賣樂具遂至貧乏此亦緣起尚未制戒

余時世尊隨緣施化從王舍城至廣嚴城住

高閣堂中時鯻波難陀於日初分時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於其中路見栗姑毗多諸童男以瓔珞具置在一邊而共遊戲鯻波難陀見其瓔珞謂藥义物遂即收取時諸童子見取瓔珞便各競來牽其手足咸以塵土而散擲之遂還瓔珞鯻波難陀塵土全身方還入寺

卷三

苾芻見問豈與童子而共戲乎鯻波難陀具

以事答此亦緣起尚未制戒

佛在廣嚴城乃至六衆苾芻入城乞食路次栗姑毗多林便入園中見諸戲具即取鼓樂如法擊奏猶如淨飯王所奏音樂及未生怨戰鼓之響時城內人聞斯聲已皆大驚怖作如是語定是未生怨王來襲我國即嚴兵革出大城門共相拒敵是時六衆便棄鼓樂俱出園外諸人見六衆來問言聖者未生怨王所有兵衆今在何處六衆曰彼未生怨何因至此問曰若不來者彼之戰鼓因何響振六衆答曰此是我等聊爲戲笑非是王軍餘人報

曰仁可急去勿住此中栗姑毗多是相辱即還入寺諸苾芻問何故空鉢而歸具以事答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共生嫌賤云何苾芻共作如是不端嚴事乃至白佛廣說如前佛言我觀十利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寶及寶類若自捉教人捉者波逸底迦

尔時世尊從廣嚴城至憍薩羅國室羅伐城住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毗舍佉鹿子母聞佛來至欲申敬禮具諸瓔珞周徧嚴身稟性懷慙心將見佛遂脫瓔珞付其從者著鮮白服入見世尊禮佛足已聽聞妙法從座而去時

彼從者以其瓔珞置華樹下遂忘歸家時阿難陀見其瓔珞便作是念世尊所制由此當開即便收取自往白佛佛言善哉善哉阿難陀我雖未許汝已知時若說戒時應云除時因緣復於異時毗舍佉問從者曰將瓔珞來報言寺中樹下忘不持來報云往取子聞語

已白其母曰豈如庫內令彼取來寺中多人
彼物定失母曰我在生來物不遺失汝但往
取必定應得從者承命遂往寺中阿難陀見
之便授瓔珞從者持至母告子曰我不失財
斯言非謬子作是念我當試驗其事實不便
取其母金印指環投於井中汲水之時隨水
益十

四

而得其子復將擲於江內魚見吞食漁人獲
得詣市賣之家入買歸破腹而得復以金囊
棄之於路時人見者皆謂是蛇避之而去子
還收取既作如是多種試驗方知其母不失
於物復有苾芻行至寺外見遺金囊持之而
去後有人來苾芻報曰此是汝囊不被人言
是便與持去次有一人急走而來問苾芻曰
見我金囊不報曰我已與他將去其人聞已
懊惱命終卅尊知已告諸苾芻不應如是輒
即與人應問記驗相應者與不同者勿與復
有苾芻見盛金囊棄之而去佛言不應棄去
應以葉覆彼以葉覆棄之而去佛言不應棄

去可以物蓋應於其處七八日中來去看守
有人來認問相當者應可與之若不相當者
將歸寺中可貯僧庫經五六月若有主來認
相當應與無主來者應將此物買牢器物而
舉用之後有主認若記同者應將物示此是
汝物買得隨意將去若索利者應報彼云汝
物合失得本應喜何不知恩更求利物爾時
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讚歎持戒告曰前
是創制此是隨開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
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寶及寶類若自捉教人捉除在寺
內及白衣舍波逸底迦若在寺內及白衣舍
益十

五

見寶及寶類應作是念然後當取若有認者
我當與之此是時

若復苾芻者謂六衆也寶謂七寶寶類者謂
諸兵器弓刀之屬及音樂具鼓笛之流自提
使人及以結罪廣如上說苾芻在寺中及以
俗舍若見寶等聽作是念然後收取若有主

來我當持與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自手使人捉諸寶物已磨治者皆得墮罪未磨治者但得惡作乃至捉假瑠璃亦惡作罪若捉嚴身瓔珞之具皆得墮罪乃至麥莛結爲鬘者捉亦惡作若捉琵琶等諸雜樂具有絃柱者便得墮罪無絃惡作乃至竹箭作一絃

琴執亦惡作若諸螺貝是堪吹者捉得墮罪不堪吹者惡作諸鼓樂具堪與不堪得罪重輕亦同此說若執弓時有弦潛者便得墮罪無者惡作若刀有刃箭有鏃頭皆得本罪異

斯惡作乃至彈毛弓及草蓮箭亦皆惡作若像有舍利執得墮罪無舍利者惡作若作大師想擊持者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竊惱所纏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以何因緣毗舍佉母不失錢財佛告諸苾芻汝等應聽乃往古昔迦梨波佛涅槃之後有一老母奉持戒行時訖栗枳王宮人遊戲園中遺瓔珞具時彼老母

得此瓔珞繫竹竿頭欲求本主時王遣人尋此瓔珞於老母處得已奉王王見物喜恆其奇異嗟歎老母問曰既存好心理合嘉賞今何所欲老母白王更無所欲不求現利願以此緣於未來世所生之處得不失財報由昔淨心今受斯果往時老母者即今毗舍佉母是由於往時不藏他物發願力故於生生中雖夫珍財終還獲得是故苾芻得他物時勿盜藏舉如是應學

非時洗浴學處第六十

佛在王舍城時此城傍有三溫泉一王自洗浴二是王宮人三諸雜人其王洗處苾芻亦

益十

六

洗宮人浴處苾芻尼亦浴于時六衆苾芻洗浴之際便生是念我今試王信心厚薄意欲相惱沉吟久之不時速出王遂遣人取水別處而浴不入溫泉既洗沐已往詣佛所頂禮雙足聽聞妙法辭佛而退時具壽阿難陀聞是事已便往白佛佛言由諸苾芻爲洗浴故

有是過生諸苾芻等不應洗浴時諸苾芻身不洗沐體多垢穢乞食之時婆羅門居士等見而問曰聖者豈復仁等身持垢穢將爲清淨耶何因不洗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半月應爲洗浴於暑熱時彼諸苾芻不數洗故身體萎黃諸人見問聖者何故似帶病耶答

曰我由世尊不許數洗身體煩熱致使之然諸人告曰世尊大悲以此爲緣必當開許以緣白佛佛言熱時應洗有苾芻病醫人令洗答言世尊不許以緣白佛佛言病時應洗苾芻或營衆作或窣覩波身垢不淨人見譏嫌以緣白佛佛言作時應洗諸苾芻涉道行時

來往疲極委身而卧諸人見恠問曰仁等何不策修善品晝寢而住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道行時應洗苾芻被風吹時身多塵坌垢穢不淨人見譏笑同前白佛佛言風時應洗又觸雨時又風雨時泥汙身體同前白佛佛言若雨時若風雨時隨意應洗余時世尊讚

歎持戒乃至我觀十利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半月應洗浴故違而浴者除餘時波逸底迦餘時者熱時病時作時行時風時雨時風雨時此是時

若復苾芻者謂六衆也半月應洗浴者謂齊

十五日一度聽浴故違者謂不依教行除餘時者若在餘時此則無犯熱時者春餘一月半在謂有一月半在當作安居謂從四月一日至五月半是及夏初一月謂入夏一月謂從五月十六日至六月半是此兩月半名極熱時若病時者若苾芻有病除多洗浴不能安隱者是作時者謂爲三寶

所有作務下至掃地大如席許或時塗拭如牛臥處行時者謂行一踰膳那或半踰膳那是還來者是風時者乃至風吹衣角搖動者是雨時者乃至兩三滴雨落身上者是風雨時者謂二俱有此是時者是隨聽法結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每於開限洗浴

之時常須心念口言而爲守持應云在某時中我今洗浴若不守持者以水澆身水未至齋得惡作罪水至齋者即得墮罪若入水洗者准此應知若先以暖水後以冷水如上浴時得罪同前或先池後河等事亦同此時有苾芻於河彼岸有請喚事不敢入水往赴其

請佛言應去勿致疑惑苾芻有事渡河腳跌墮水心生疑悔佛言無犯苾芻渡橋墮落悶絕餘人見之便以水灑苾芻起已便生疑悔佛言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第七攝頌曰

殺傍生故惱 撃擗水同眠 怖藏資索衣

無根女同路

殺傍生學處第六十一

佛在室羅伐城余時具壽毘陀夷日初分時入城乞食遂至教射堂中其師出外但有諸生見教射處所置堋塹事無准的時毘陀夷

益十

八

遂取五箭仰視虛空時有一鳥飛騰而過毘陀夷便射四箭遮鳥四邊鳥乃上飛遂以箭貫從口而出告諸生曰少年汝等應當求好師傳學斯技術後教射師迴至射堂弟子具說其事師作是念勿令苾芻數來相惱即設方計令彼諸生持其死鳥繫竹竿上隨毘陀夷後令彼惡響周徧十方作如是說仁等當知大德毘陀夷有斯技藝空中落羽箭入鳥腸時諸婆羅門居士等見斯事已各起譏嫌云何苾芻自執弓箭殺諸禽鳥此則肉不堪食筋皮無用於不應處而爲惡業少欲苾芻聞生嫌恥以緣白佛余時世尊廣說如前乃至我觀十利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故斷傍生命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毘陀夷餘義如上故者明非錯誤傍生者謂是飛鳥或復諸餘禽獸之類斷命者謂殺其命根釋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言斷傍生命者謂以三事内外及俱而

與方便斷彼命相若苾芻作殺害心乃至以一指損害傍生因此命終者得波逸底迦或當時不死後時因此死者亦得墮罪若後時不死者得惡作罪如是廣說如前斷人命學處具說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如前廣說故惱苾芻學處第六十二

益十

九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大目乾連與十七衆出家并受近圓彼十七衆遂便親近六衆苾芻時鯢陀夷告十七衆作如是語具壽汝等爲我作如是如是事答曰我不能作豈仁是我阿遮利耶鯢波駄耶令我執作鯢陀夷見是語已即便驅遣不許同住時十七衆遂向餘處而爲讀誦鯢陀夷便詣鯢波難陀處告言上座知不此諸小師不受我語事欲如何鯢波難陀曰汝今應可令彼小師各生惱悔廢其習讀當作是語廣說惱緣時鯢陀夷聞是教已如言即作告十七衆曰具壽汝等豈復能得漏盡入正定聚耶由汝

皆是減年受具既無戒足衆善不生如是廣說乃至作法不成時十七衆便以此事告大目乾連時大目乾連爲除疑悔復告之曰佛說初人無犯況汝無過然復誰向汝等作如是語令生追悔報言尊者鯢陀夷少欲苾芻聞是語已便生嫌賤云何苾芻故令苾芻心生惱悔以緣白佛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故惱他苾芻乃至少時不樂以此爲緣者波逸底迦若復苾芻者謂鯢陀夷餘義如上故惱者欲令心生惡作發起追悔少時不樂者乃至願臾情不安隱以此爲緣者非餘事也結罪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謂問其別事又問律教相應云何問別事若苾芻於他苾芻處作惱亂心往詣其所作如是言具壽汝憶某王及某長者不答言彼已多時我不記憶報言具壽彼非常多時汝不憶者即是生年未滿二

十而受圓具更可近圓作是語時設彼苾芻
心不生惱然此苾芻亦得墮罪如是問言汝
憶某時日蝕月蝕儉歲豐年廣說如上云何
問律敎相應如作惱心問言具壽汝先於何
處所而受近圓答言某處報曰彼處先無大
界不結戒場大衆不集便成別住非善受近

益十

圓汝應更受又問具壽誰是汝阿遮利耶駁
波駄耶答言彼是我二師報曰彼人破戒不合爲師汝則不名善受近圓又問汝向某處不答言去若向彼處皆是愚癡破戒之人或鄙惡類非是善伴汝定破戒作如是等語惱亂他時隨彼前人惱與不惱但使聞知皆得

十

是問其二師問所向處問取師衣答曰此皆無過又問具壽汝說諸行無常乃至涅槃寂滅答言我說報曰汝不自稱得此上人法不答言不也若如言者說亦無過是謂問與律敎相應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廣說如上以指擊懶學處第六十三

益十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大目乾連既與十七衆出家廣說乃至但有營事即十七人共相檢校更互助成如前殺戒中具言其事時十六人從一乞餓見彼不言即皆以指擊懶令其大笑因而致死少欲苾芻聞生嫌恥云何苾芻以指擊懶斷他命根以緣

某王及某長者不答言我不憶報言具壽彼已多時汝雖不憶亦是年滿二十善受近圓又日月博蝕年歲豐儉如上應知是謂問其別事如有苾芻詣苾芻所作如是問具壽汝先於何處所而受近圓答言某處報曰我知某處先有大界舊結戒場汝即善受近圓如

白佛佛言廣說乃至我觀十利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以指擊撻他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謂十七衆餘義如上以指擊撻者謂是身業結罪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以一指頭擊撻他者得一墮罪乃至

五指便得五罪若以拳擊撻得一墮罪若以足指准手應知若以指端示其麁處或指創處或指蚊蟲或示旋毛等並皆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人廣說如上

水中戲學處第六十四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十七衆

中有最大苾芻名鄖波離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已便作是念我始觀察於久共住同梵行者於此衆中誰有善根誰無善根觀已知有繫屬於誰知屬於我時鄖波離爲作引導方便相隨俱往阿市羅跋底河濾水添瓶觀察水已正念用心爲洗浴事旣洗浴竟住在

一邊時十六人亦皆澡浴旣入河中乍浮乍沒或往彼岸或還此岸或汎波或泝流或打水鼓或擊水蛙或爲水索或爲水杵如是等類作衆伎樂身手掉舉共爲戲笑時勝光大王於高樓上遙見彼戲告勝鬘夫人曰試當觀汝所重福田夫人白言大王此輩少年顏容盛壯能修梵行王不稱奇王雖年邁未能靜息彼水中戲亦何見責時具壽鄖波離觀彼王心知生輕慢欲令信故告諸人曰仁等可各整衣服俱持水瓶共還住處時鄖波離以神通力與同梵行者各昇虛空於王樓上飛騰而過時勝鬘夫人俯觀其影仰視希奇

益十

十一

便白王曰王可觀此勝妙福田騰空而去王言夫人豈有證阿羅漢者水中戲耶夫人答曰此即是王之所聞知有未聞事王所不知王曰何謂也夫人曰心如電光須臾改易以堅固定猶若金剛剎那之間破無明惑王不應惟王聞語已默然無答時勝鬘夫人見斯

事已便令使者禮拜出尊并申請白見諸聖者在水中戲唯願世尊於諸聖者而爲憶念勿令水中而爲戲樂。尔時世尊聞是事已乃至我觀十利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水中戲者波逸底迦若復苾芻者謂十七衆餘義如上若苾芻於

水中戲如上所說浮沒掉舉等事皆得墮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有其九事能生於犯云何爲九謂自喜教他喜自戲教他戲自跳教他跳掉舉弄影身相打拍若苾芻作水中戲意從牀而起帶持衣服往詣河池所脫上衣者洗覆身入水中乃至未沒已來皆惡作罪身若沒時便得墮罪出時亦尔若作求涼冷意者出沒無犯或從此岸向彼岸從彼岸向此岸或汎波或泝流等皆犯墮罪若作學浮意者無犯若打水鼓廣說如前乃至以指彈作聲皆得墮罪若瓶瓦甌器盛水而戲者波逸底迦乃至指彈得惡作罪若糞臘椀中打

益十

十三

作鼓聲乃至指畫爲跡作調戲心得惡作罪欲令冷者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廣如上說與女人同室宿學處第六十五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具壽阿尼盧陀斷衆結惑證阿羅漢彼旣自受解脫勝樂作如是念世尊於我已作大恩我於世

尊欲作何事而能報德我今宜可利益有情此即名爲酬恩中勝作斯念已執持衣鉢人間遊行至一聚落此聚落中有一長者二男一女其女長成行不貞謹彼二兄弟因與他競他人告曰汝妹未嫁與外人私通兄弟聞已問妹虛實妹即答曰我實清謹壯人漫說於後不久遂便有娠兄弟問曰汝言清謹何處得斯妹曰曾有禿人強逼於我因即有娠後遂生男時人名爲禿子母號禿子母是時具壽阿尼盧陀既至此村日欲將暮求宿處所時諸童子報言聖者彼處有禿子母舍必相容宿時具壽阿尼盧陀隨言即去投彼家

宿時禿子母遂相容止便生邪念即於夜中就尊者所欲相抱捉干時尊者知其惡見以神通力上昇虛空女人見已生希有心求哀懺謝仰而告曰唯願聖者慈愍我故當爲下來是時聖者爲利益故縱身而下爲其說法如聞法已心便啓悟證獲初果旣至明日其

女兄弟至還見譏汝之姊妹非但俗旅雖釋迦子亦被拘牽彼二聞已俱生忿怒便就其舍欲殺苾芻是時尊者觀二童子及諸有情根機時熟即昇虛空現十八變作希有事時彼聚落四近諸人各並雲奔共觀異相尊者復座即便爲衆宣說法要令彼兄弟及萬二千人皆得見諦廣說乃至阿尼盧陀見斯過已更不復於俗舍之中而爲止宿復於異時阿尼盧陀於一村隅苑園中宿即於此夜有諸賊侶欲偷劫此村過苑園中見苾芻宿共相議曰我欲盜財見不祥相我今宜可殺此苾芻時賊將軍先是尊者寺內作人旣遙見

之遂相憶識告諸人曰君等當知昔有賈客入大海中遭諸厄難稱其名者安隱而歸如此之人不應造次便爲殺戮我等且去入村若不得物迴殺未晚諸賊相隨入村劫盜多獲財物還至園中是時尊者便爲群賊宣說法要示教利喜皆令見諦得預流果時彼諸

人皆留盜物還彼村人其夜有天告村人曰汝等諸人賊所盜物皆由尊者阿尼盧陀威神力故所有財物並在村外苑園之中皆不將去汝至天明各往收取時彼村人聞天告命至天晚已便往園中到尊者所各禮足已在一面坐尊者爲其說法令萬二千人亦皆

見諦時彼賊侶有五百人便求尊者而爲出家時阿尼盧陀將五百人詣世尊所世尊見至便命善來苾芻皆成出家并即圓具蒙佛教誡不久皆證阿羅漢果時諸苾芻問阿尼盧陀尊者得安樂行不答曰有安樂行亦有苦行問言云何答曰我利有情斯成樂行幾

遭斬首是爲苦行問言何故即便具答投女宿事諸苾芻曰合與女人共室宿耶答曰只由不合有此過生少欲苾芻聞已嫌賤云何茲芻與女人同室宿以緣白佛佛言乃至我觀十利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共女人同室宿者波逸底迦

益牛

十五

若復苾芻者謂具壽阿尼盧陀餘義如上共者兼彼也女人者若婦若童女謂堪行婬境同室宿者室有四種如上釋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與女同宿身在中閣女人在閣下應拔梯令上或門安店鑰或遣人看守若異此者乃至明相未出已來得惡作罪若過明相便得墮罪若苾芻在閣下女在中閣或苾芻在中閣女在上閣或復翻此廣說如前或苾芻在房女在簷前唯除梯一事餘並如前若女在房中苾芻簷下應外繫其戶餘如前說若在門屋下苾芻門內女在門前應內安關店翻斯外繫餘並同前假令共

室若有夫主守護者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廣說如上時諸苾芻咸皆有疑白佛言世尊具壽阿尼盧陀曾作何業生富貴家出家斷惑證阿羅漢廣化有情爲大利益唯願爲說佛告諸苾芻汝等當聽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一苾芻於聚落中住建大寺宇躬爲檢校設上供養願求解脫共住弟子有五百人時聚落中所有人民於苾芻處信敬深重乃至廣說由昔檢校供養衆僧故生富貴家由發願力故證阿羅漢彼五百弟子即今五百阿羅漢是昔聚落中所有居人即所化諸人是又問何因得妙天眼佛弟子中最爲第一佛言昔迦羅村馱佛制底之處與大供養時有群賊欲行竊盜入制底中見其燈闌遂便挑舉覩佛尊容情生歡喜即發大願願我來世得遇大師承事無倦得妙天眼人中最第一由彼願力今獲天眼最爲第一汝諸苾芻當如是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 益十

崖魚佳反宣弑試熾尺志拒譁許謂及形戮
 六下音皆中声下去赦吾告敷音壞一姑反
 满闊襲習法丘迦謬苗幼指環還音蓮亭頂
 琵琶步麻反竹筍同下音弦磬慈感上音賢下族

子木枳居只跌徒結撫稽墮梁徒暗反篩
 食麌一檢羹臙各呼沿繢汎音蛙鳥瓜
 瓦甌上戶江反嬪身店鑰上徒點反
 十六末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一 詠一

恐怖苾芻學處第六十六

余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
 時具壽大目乾連度十七衆出家并受近圓
 已此十七人便與六衆而爲共住於六衆邊

受學法義自相謂曰我等無知不閑經典常
 被六衆之所輕忽宜各策勵勤爲習誦六衆
 知已時駄陀夷便於初夜彼誦習時即反被
 毛縊作可畏聲云藥义來欲害於汝共相恐
 怖時十七衆各大驚惶復於他日其十七人
 恨相恐懼即便共打駄陀夷幾將命斷以油
 塗身委頓而卧苾芻見已問言何故答曰我
 爲少許戲笑之事致斯困辱以緣具告少欲
 苕芻聞是說已共生嫌賤云何苾芻怖他苾
 芻今生不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乃至我
 觀十利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若自恐怖若教人恐怖他苾芻乃
 至戲笑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駄陀夷餘義如上他苾芻者
 謂此法中人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爲
 恐怖他意便作種種可畏形狀所謂諸雜色
 類如燒杌樹或復作諸鬼神等像云來食汝
 斷改命根隨彼苾芻怖與不怖而此苾芻得